選舉日早晨

陳 安

美國的節假日有的有固定日期，如獨立紀念日是七月四日，國旗節是六月十四日，有的則無固定日期，而只定於「某月第幾個星期幾」，如母親節是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勞工節是九月的第一個星期日，選舉日則是十一月第一個星期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

話說這次這個選舉日，我起得很早，帶我的寵犬艾維去附近的公園散步。這個公園名叫馬科斯·伽威，是紀念牙買加一名黑人民族英雄的。公園位於曼哈頓東哈萊姆區，黑人居民們當然更願意用他們敬仰的人的名字來命名。公園裡有個用柵欄圍起來的「跑狗場」，平時早晨是沒有狗在那兒跑的，這天卻有十多隻大狗小狗在那裡奔逐。我馬上想到這天是選舉日，狗主們都不必上班，可以先帶狗來熱鬧一番，狗們也因選舉日而多了一個擺脫繩索自由活動的早晨。

跑狗場對面，隔街就是紐約第七十九公立學校，一所黑人小學，也是我們這個社區的投票站。出乎我意料的是，此時才早晨七點多，學校門口卻已經排成長隊。他們應是最積極的選民，在選舉日剛剛開始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趕來投票了。

早餐後我和妻子也去投票。投票處在學校的大禮堂，隊伍仍排到了校門外。我們從未見過這麼長的選民隊伍，從未見到有這麼多公民踴躍履行自己的選舉權。禮堂內按小區設有四個投票亭，我們的小區是新建的，種族多元化，人數較少，所以隊伍不長，而其他三個小區的選民基本上都是黑人，都排成了一字長蛇陣。我明白，他們都是來投巴拉克·奧巴馬的票的。他們的祖宗應都是黑人奴隸，自從被從非洲販運到北美洲之後，備受種族歧視，被長期剝奪選舉權。直至民權運動之後，他們才有了公民應享的平等權利。而今天，更是他們熱切希望的日子，他們要選出第一個入主白宮的黑人，第一個非洲裔美國總統，爲美國開創歷史的新紀元。我們也是來投奧巴馬的票的。我們與黑人選民心心相印。美國該有所改變了。

改變，變革，革新，是人心所向，任誰不能阻擋。美國軍隊應從伊拉克撤出。公民的自由權利應得到保障。由貪婪和放縱造成的經濟危機應予克服。病者都應有醫療保險。孩子們都應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們都寄希望於新的總統。

從選舉日的早晨到午夜，不論對候選人或選舉者，都顯得特別漫長。值得慶幸的是，奧巴馬終於贏了。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奧巴馬午夜在芝加哥發表勝利演講時許多美國人在流淚，流下激動而歡欣的淚水，他們中有黑人，也有白人。

含淚讀《殺人王》

許定銘

《殺人王》是周白蘋在一九四〇及五〇年代撰寫的驚險傳奇系列小說，這種小說也能令讀者流淚？當然不能。

一九五八年我讀小學五年級，已熱愛課外讀物，周白蘋筆下的《中國殺人王》系列，寫殺人王「詫利」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行俠仗義，爲華僑出頭的故事，最爲我所熱愛。

某日清晨五點多，父親推醒我，說四弟病倒了，叫我到「九龍醫院」爲他排街診。那年代醫療落後，無論是早上九時或十時開診，病人一律得摸黑去輪籌，否則必定輪不到你。

我匆匆携了本殺人王去排隊，席地坐到龍尾，靠微弱的街燈，陶醉於殺人王的鋤強扶弱中。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天開始發亮，有上學的同學經過，好事的跑過來，嚷道：「呀，你逃學！」我才猛然醒覺：我今天錯過上課了！咬咬牙，仍舊看書，不知何故，淚便串串的落到《殺人王》上！

幾個月前我在舊書拍賣網站上，以二百五十元搶得上下冊一套的《中國殺人王大戰巫人國》，書友均嫌我拍得太貴，當時笑語：我是買一段回憶！

沒看《殺人王》五十年了，故事的內容早已褪色，但，在微弱的街燈下，含淚讀《殺人王》這幕，經半世紀仍歷歷在目。

莫要總唱「好了歌」

燕山客

如今的文壇藝壇，一股股媚俗之風不時湧動，那就是對某些人的作品，往往一味投其所好，多諂諛逢迎的掌聲，耳畔滿是「好了歌」！在不少場合，批評已經缺席，奉承司空見慣。謂予不信，且看舉例說明。

一個唱得並不怎麼樣的歌手，其歌曲卻常被吹捧得「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在一些親情者的「掌聲響起來」中，似乎天空中又冉冉升起一顆璀璨的明星。

有些才學畫臨池沒幾年的畫者，缺乏「只研朱墨作青山」的恒心，也沒有「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專心，卻被人在一陣陣掌聲中，稀裡糊塗地走到了當代「蝦王」、今世「貓王」的位置上，被捧作承前啓後的「大家」、最爲耀目的「明星」、橫空出世的「大師」。

還有附庸風雅的人，弄過一些極一般的文字，寫過一些很普通的文章，思想沒什麼閃光點，也沒什麼文采，然而文集倒出了厚厚幾本，於是就有這樣的吹鼓手，不惜煞費苦心，洋洋灑灑地寫下了肉麻的吹捧文字，似乎是「文曲星」下凡，天下文章一半是他做成的。

文壇的「好了歌」、吹捧風，也大有起於「青萍之末」、「吹皺一池春水」之勢。前不久，一位著名作家在其作品研討會上調侃地說：對於大家的論文，我都是從後面讀起的。因爲即使是一丁點「希望」和「缺點」之類的也只是最後帶一筆，唯恐別人誤解，還要添幾句「瑕不掩瑜」、「白璧微瑕」之類的話。至於一些地方的作品研討會、座談會，露骨的吹捧、肉麻的喝彩，常是洋洋千言，不以爲煩；浮浮萬語，不覺臉紅。

巴爾扎克的《幻滅》，曾深刻揭露了文壇、劇院和其他一些領域的內幕醜聞，其中有一種專門經營掌聲的行當——鼓掌隊。專門僱用一批衣冠楚楚高坐於樓廳包廂的看客，爲他們的主顧——女演員、劇作家大鼓其掌。要是演員、演技和劇本眞感人迷倒人也罷了，而這些「鼓掌專業戶」則是對一些蹩腳的東西也大鼓其掌，從而形成一種社會心理：不看此劇遺憾終身。在左拉的《娜娜》中，也曾描寫過被僱用的捧場看客，其掌聲熱烈像士兵放排槍一樣，於是觀衆也大受影響，發出雷鳴般的喝彩，瘋狂地呼喊「娜娜」。其實娜娜並無演劇天才，是組織、授意的掌聲將其送上了雲天。顯然，這種掌聲十分廉價，是有違藝德的，其作用無非是自欺欺人。要想成名成家，正道大道惟有一條，那就是要有「板櫈要坐十年冷」的執著和「千峰萬山盡入懷」的積澱，還要有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的精神，僅靠炒作，只會炒焦；僅靠裝點，只會花紅一時。

對文壇和藝壇，我們希望精品迭出，我們呼喚傑作如林。只有那些眞正爲時代呼喊，讓讀者所信服的作品，人們才會從肺腑中發出心聲，從而形成眞正的掌聲。在拉拉扯扯中得來、於吃吃喝喝中拉來的掌聲，只會敗壞世風、玷污學風、褻瀆文風，腐蝕世道人心，讓人捏鼻作嘔！藝術和科學的東西來不得半點虛僞和攙假，那些廉價的掌聲所造成的轟動，或許會有一陣子的效果，但又豈能長久？

「帶着溫度的記憶」的書

——讀蓬生的《泰晤士河上那座藍橋》

彭 齡

記憶有溫度嗎？過去未曾想過。但當我讀過蓬生的這本《泰晤士河上那座藍橋》的《自序：遠遊無處不消魂》中的這段話：「走向遠方的景致，不是簡單世俗地用眼睛看看而已，最好要用身心去感受與觸摸，這樣，積澱在你靈魂深處的是鮮活生動、帶着溫度的記憶。」和讀了這本書之後，始信記憶確實有溫度，這本書正是一本「帶着溫度的記憶」的書。

蓬生，本名苗鵬生，江蘇沭陽人，由於家鄉老宅前有一條名叫六塘的河，故亦用過六塘人的筆名發表詩、文。我們雖同在一個大單位從事軍事外交工作，但由於語種與方向不同，工作上的聯繫並不多。然而，由於我們都鍾愛文學，共同的愛好讓我們相識，成爲除戰友之外的相互關注的文友。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讀過他簽贈的兩本散文、隨筆：《香島隨筆》和《快活谷散筆》。當我獲贈第二本文集時，對書名十分疑惑，未知這位文友這些年去哪裡「快活」逍遙，帶回了又一本散文隨筆。讀後方知「快活谷」的書名，緣於他在香港供職時的駐地——香港跑馬地的英文名的意譯。我愛讀蓬生的文章，對他的了解，更多的也是通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題材廣泛，思想靈動，語言鮮活，異彩紛呈；不拘一格，卻又惜墨如金，作文如吟詩，不肯多一句半句畫蛇添足的贅語。他善於以小示大，短短的千把字文章，無論是對童年鄉情故土的眷念，或是對同仁、朋友、父女間平凡、美好的感情的歌詠；也無論是對親歷的壯美河山、自然生態、人文歷史的讚嘆，還是對紛繁龐雜、包羅萬象的時政與社會的剝析；哪怕是一兩句紀伯倫或泰戈爾式的隨感，譬如：「泡沫自以爲是海上的花，海鷗低飛是追求它。」彷彿是信手拈來，卻處處彰顯着作者的靈動、機敏與睿智。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從工作崗位退下，應聘到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不久，蓬生出任我國駐英國國防武官，我時不時地在香港《大公報》上看到他的文章。由於我與妻子章誼也同樣堅持着業餘創作，深知他在那繁重的工作之餘硬「擠」出來的那一點點有限的時間筆耕不輟，是多麼不容易！正如魯迅說的，是把別人吃牛奶喝咖啡的時間統統用在寫作上了，而他卻偏偏樂此不疲。用他的話說，如果不寫點什麼，「心裡就難受得很，有種負債似的內疚感。」足見他對文學的熱愛與追求是多麼的虔誠與執著。他從英倫回來，出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秘書長，我料想，以他的勤奮與刻苦，在英倫數載，除工作外，在業餘文學創作上，也定有不小的收穫。他悄悄告訴我；他正在寫，但由於身居要職，公務繁忙，依舊難擠出時間。並說他的房間「亂得很，簡直沒法進，」因爲他正按擬定的準備寫的文章篇目，一篇一篇趕寫着，完稿的、未完稿的，掛滿了房間，爲的是有時得空，除了繼續往下寫之外，可能還會對哪篇再補充幾句……我未到他府上去過，想像不出那種景象。但從他眉宇之間看得出一種成竹在胸的喜悅，就像一位老農躊躇滿志地在談即將收穫的莊稼……果然，今春戰略學會年會開過不久，便得到這本他簽贈的《泰晤士河上那座藍橋》。給了我一個意料之中，卻又多少有些意料之外的驚喜。

《泰晤士河上那座藍橋》包括四部分內容：《呼吸英倫》與《他域行走》是他常駐英國及去莫斯科、羅馬、冰島、奧地利、愛爾蘭、華沙等地開會、旅遊時的所見、所聞、所感。《情歸香江》是他繼《香島隨筆》和《快活谷散記》兩部文集之後寫的或未及收入的有關港島的文章。而《遠朋近影》則是寫他這些年，特別是擔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工作期間接待與結識的外國著名政要、友人：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德國、澳洲、日本前總理科爾、霍克、橋本龍太郎，英國第一海務大臣阿蘭韋斯特，倫敦市市長利文斯通，英國漢學家艾超世，到「最大夙願是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洋雷鋒」法國貴族易思，日本和平財團日中友好基金會職員小林義之……作者在這本書的《自序》中，開宗明義地說：「人生可以有很多快事，讀書和出遊就是最值得稱道的兩大快事。正如人們常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一個人精神升華、人格完善的必須。」由於作者從事的工作，使他具備了大多數讀者可能難以具備的條件：有機會讀書與遠遊，去「走向遠方的景致」，讓自己「也成爲一幀風景」。自然在「走進風景」的同時，也會接觸到一些人和事。因而，這本書，包括第四部分記人敘事的《遠朋近影》，總體說來都是作者有機會「行萬里路」的「遠遊」中，除完成他所負的繁重的本職工作之外，在文學上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新收穫，（用他的話說，是他「專業工作的副產品」。）

俗話說「文如其人」，這話對蓬生說來倒是十分貼近的。他雖是從伍三十多年的老軍人，卻文質彬彬、生性儒雅，平時沒有機會「行萬里路」「遠遊」時，也絕不推牌九、聊閒天空耗時間。而是按「讀萬卷書」的古訓，日就月將，廣吸博納，終於成就一位地地道道的儒將。記得在國際戰略學會共事的這幾年，每逢春節、端午、中秋大家有機會在一起聚餐時，往往見他以秘書長的身份致辭之外，還興致勃勃地握着話筒，給大家介紹這些民族節氣的歷史與文化淵源，興之所至，相關的唐詩宋詞中珠璣般圓潤、閃光的名句常常脫口而出。儘管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專注的聆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對他講的感興趣，卻沒有人不讚嘆他學識淵博的。他的這部新著同樣用他一慣的平實、細膩、明快、鮮活的格調，來描述他「遠遊」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由於他有豐厚的知識、學養爲底蘊，所以讀起他的文章就像面對面在聽作者娓娓講述，讓你感到親切、自然，如沐春風。我這裡想強調的一點是，蓬生是學英語的，又酷愛文學，並長期在香港和英國工作，他的「讀萬卷書」，自然也包括英國文學大師與著名作家莎士比亞、狄更斯、哈代、蕭伯納、羅伯特·彭斯、拜倫、雪萊……等人的作品，然而，他的文字與表述，卻絲毫沒有從事外國文學翻譯與研究的人易犯的輕視漢語水平提高的毛病，因而寫起文章常免不了「洋腔洋調」，或「拿腔拿調」。以他的《倫敦月》爲例，「英倫長年多陰天，多雨天。夜晚想見到月亮，難。想見到一輪圓月，更難。」他在倫敦工作的三年裡，「正兒八經遇上一鏡皓月當空，實在沒有幾回。」然而，就在他「已打點好行裝」，第二天就要束裝就道，告別倫敦的前夜，照耀夜空的，竟是一輪銀盤似的圓月。臨窗望月，思鄉之情油然而生：

是呀，我們中國人對月亮情有獨鍾，或者說有種濃濃的情結。昔時的文人騷客為天上那尋常的月亮賦予多少浪漫的感情色彩！夜月一簾幽夢，春風十里柔情；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一切的一切早已溶入我們的血脈之中，而且一代代地傳承不止……

就在他在泰晤士河畔最後一次臨窗望月時，禁不住思緒翩躚，輾轉反側，「心裡也不由得默默念叨:『我想家了!』」

我想，讀者，特別是有過像蓬生這樣長年在外、遠離鄉土的經歷的讀者，讀到這樣的文字，能不感到心弦的振顫嗎？能不感到這濃烈的鄉情帶給你的溫熱嗎？

還是讓讀者自己去讀讀蓬生的這本「帶着溫度的記憶」的書吧，去跟他一起「走進遠方的風景」，去放飛那顆「永遠年輕奔放的心」吧。蓬生說：「此生，我與文學及寫作之間的情緣大概是無法割捨了」，「我將會繼續一頁頁地寫下去，一篇篇地寫下去，但願還能一本本地寫下去……」我想，讀者們有理由給他更多的祝福和對他懷有更多的期待……

於「不由天」堂

花城廣州 陳培棟 攝

花城錦上添花迎亞運

陳培棟

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開的內地城市園林綠化工作座談會上，廣州市代表從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手中正式接過「國家園林城市」牌匾。在榮譽面前，廣州市園林綠化部門表示，爲迎接二〇一〇年亞運會在廣州舉行，廣州學習北京奧運會經驗，正着手在各大出入路口和主要亞運通道及場館周圍，使花城再錦上添花迎亞運。

出門五百米見綠

廣州市政府在改善生態環境的民心工程中，從二〇〇三年九月開始，實施「青山綠地，藍天碧水」工程建設。經過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現在，廣州已基本形成以中心區城市公園、綠化廣場、居住綠化、路網綠化、立體綠化等爲「內圈」，以白雲山、萬畝果園保護區及近郊森林公園、防護林爲「中圈」，以遠郊的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區爲「外圈」的城鄉一體環境綠化系統。使目前廣州市建成區綠地率達百分之三十三點八七，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百分之三十七點一四，所以市民出門五百米就可見到樹木、花草盈門的公園和綠地。

扮靚廣州迎亞運

第十六屆亞運會將於二〇一〇年在廣州舉行，爲配合亞會環境建設，廣州將重點對亞運城與各大賽區之間、總部飯店與各大賽區交通路徑通過的城市主幹道路、城市出入口等進行綠化提升，種植具有嶺南特色的植物，打造「四季花城」形象。

城市出入口綠化改造計劃，包括對人和立交、太和立交、廣氮收費站、海南立交、沙貝收費站等五個出入口進行重新布置，各門戶點的景觀塑造將以市花木棉爲主要樹種，與南方高大榕樹相結合，再搭配不同的開花植物，突出南國風情，建設規模總計六十二點七公頃。

此外，有立交橋的景觀將以造林爲主，種植婀娜多姿的大葉相思、南洋楹等速生喬木，涉及廣清、廣花、廣佛等多條高速公路，以及華南快線、東環等重要幹道，建設規模約八十四點六公頃，形成「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良好森林環境。

花城四季百花開

南國廣州花城名譽中外，如何使深秋十一月在廣州舉辦的亞運會，令到各國運動員都感到廣州像春天一樣百花盛開呢？目前園林部門的科技人員正在着手進行花木馴化和控制花期的試驗。

廣州市目前共完成一百二十三座近九十多公里長的天橋綠化，種植簕杜鵑，現在十月滿樹紅彤彤，形成極具特色的城市空中花廊。但要保證在亞運會期間盛開，需進一步研究花期調控技術，將其盛花期延長到十一月底。

爲使廣州亞運更美，園林綠化部門立足本土資源，在廣州土著開花植物中，着手進行選美，要求引種篩選色彩鮮艷，觀賞價值高，維護成本低，生長健壯，抗逆性強的灌木及草花植物。計劃精選二十種草花、十種觀花灌木、三～四種天橋觀花植物、二～三種觀花喬木等，用於城市綠化建設，使花木之春立冬不敗，廣州成爲名實相符的花城。

「劉老先生」

劉荒田

前些天，接到國內一家出版社的編輯的電子郵件，性別不詳的來信人，請我轉一封信給我的文友，文友是以婉約派散文馳名文壇的大姐，她有一本書正在那裡出版。編輯的信，談的是校對書稿的問題。信的內容不特別，但稱呼別致：「劉老先生」。彼此沒見過面，編輯怎麼肯定我「老」？可能是從網上查到的。據記憶，平生從沒被加上這般的尊號。我兀自大笑一通，哈哈，廿年媳婦熬成婆，終於升級了！並不以爲忤，人家在表示尊敬呢！誰若爲此尋我開心，我馬上套阿Q的經典語錄回敬：「老，你現在不配；將來怕不能！」

在年齡上，女性比男性敏感，大姐接到我轉去的電子郵件後，在回信中稱，已注意到這一稱呼，很好笑云。我回覆她，作了解釋，這是抬舉我呢！還提醒她，記得嗎？十年前，我陪同蜀中來的兩位資深編輯去拜訪你家，同去的有美華文學雜誌社的黃社長，彼時黃社長剛剛六十出頭，人家一路「黃老」前「黃老」後地表示至高的尊崇。客人都早已過知命之年，執晚輩禮如此之恭，怎不教人感動？但黃社長臉露尷尬之色，礙於彼此不熟悉，不能當場糾正，但不難斷定，在人人追求年輕的社會，被硬貼上「老」的標籤，感覺好到哪裡去？我只好在旁邊乾着急。事後，眞想向國內全體有意來美國訪問或者居留的同胞，提出鄭重呼籲：尊重人家不願老，不愛被稱爲老的心理，走出國門後，廢除「X老」一稱謂，即使對方是活了一個世紀的壽星公。我當然知道，這一稱呼出於源遠流長的「敬老」傳統。然而，「自古而然」未必就是「爲人所愛」，現成的例子就是：無論哪個朝代的女性，有誰眞心願意被提前稱爲「老太太」？對將老而未老，或已老而不願老的一群人，最好保留一點慈悲。人老不要緊，自我（也包括別人）感覺年輕就行。所以，我在回信中，對我素所敬重的大姐（大我三歲）保證，我一個人老好了，決不會把你拖下水。

然而大姐決心人溺己溺，接到我的信後，回覆道：「劉老先生，謝謝你。X老太婆啓。」

台灣中文譯音改採漢語拼音

仁 杰

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行政院」跨部會會議九月十六日通過「教育部」的提案，決定調整中文譯音政策，改採漢語拼音。該提案認爲，現今聯合國及全世界圖書館均採漢語拼音，改採漢語拼音可與國際接軌，有利提升國際競爭力。

漢語拼音即《漢語拼音方案》，是大陸語言學專家在一九五〇年代經過數年努力，集思廣益制定的給漢字注音和拼寫普通話（國語）語音的方案。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由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准推行。方案採用二十六個拉丁字母，在字母表裡規定順序和名稱，在聲母表和韻母表裡規定拼法，另有聲調符號和隔音符號的規定。五十年來，它在中國內地幫助識字，統一讀音，改進學校語文教學，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以及幫助外國人學好中文漢語等等，都起着極及重要的作用。它同時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如今國際上對中文的音譯（特別是人名、地名、特殊用語），採用漢語拼音已成慣例。至於在中國大陸，中譯外需用音譯的就規定用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有兩大特點即「兩個接軌」：一是與它之前通行的漢字注音符號（台灣仍在使用的國語注音符號）「接軌」。注音符號一九一三年由讀音統一會制定，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計字母三十九個，原稱注音字母；一九二〇年改定字母次序且增一字母，成爲四十個；一九三〇年南京國民政府把注音字母改名爲注音符號。因它以北京音爲標準，是國語（普通話）的注音標準。漢語拼音繼承了它的成果並加以完善，只是以拉丁字母替代注音符號。二是因漢語拼音字母採用拉丁字母，實際上也與國際接了軌，既便於國際社會接受，也爲今後漢字朝拼音化方向改革（當然這一改革目前頗具爭議）奠定基礎。漢語拼音與某些外文音譯中文頗爲近似甚至相同，如「上海」，漢語拼音與原先英譯都是「Shanghai」，字母完全一樣。此外，漢語拼音比注音符號方便得多，易於學習與掌握使用，對此筆者有切身體悟。筆者在小學初中階段學習時，教的學的都是注音符號，識別掌握深感吃力；漢語拼音出台後，與英文結合起來，僅自學三天就全面掌握，倒把注音符號忘光了。

台灣在上世紀與港澳及海外華人學界一樣，對中文的音譯都用英文譯法，又因各人受方言影響，各自的音譯五花八門，談何統一。二〇〇二年，台灣當局出台中文譯音採用「通用拼音」政策，然而執行六年來紊亂不一，「中央單位」及縣市政府採用通用拼音的佔百分之六十八，不少單位認爲推動通用拼音有困難。這所謂「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有差異，如台北市有條松江路，路牌上的通用拼音爲Sung Kiang Road，而漢語拼音應該是Song Jiang Lu（Road），卻是國際通用音譯法，採用後者也就是與國際接軌。而且，採用漢語拼音後，更有利於在台灣普及國語（普通話），使國語發音更標準、更統一，更有利於兩岸交流。

台灣「教育部」強調，爲避免採用漢音拼音被操作成「台灣主體性與國際性」或「統獨政策」的意識形態爭論，政府應加強宣導無關意識形態，採用漢語拼音不應與「統獨」或認同對岸劃上等號。誠者斯言。記得有名人早就說過：「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台灣各政黨都應有此共識。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政府也建議改採漢語拼音，可見用漢語拼音確無關意識形態。